



廣



陵

劍

梁羽生
著

中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
作品集



60

廣 陵 劍

中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陵剑/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1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75-7

I. ①广…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6720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1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 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 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 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 十 七 回	恩怨难分悲侠士 琴箫合拍觅知音	391
第 十 八 回	别雁离鸿来锦瑟 振衣弹铗上莲峰	415
第 十 九 回	情深岂易轻挥剑 梦醒何堪一抚琴	445
第 二 十 回	滴水有情人已杳 名山作伴愿终违	467
第二十一回	难补情天空有憾 岂能琴剑两相忘	493
第二十二回	啼笑非非谁识我 坐行梦梦尽缘君	519
第二十三回	缠绵思尽抽残茧 宛转心伤剥后蕉	539
第二十四回	空有余情归故里 为消宿怨入京华	561

第二十五回	三生缘结盟鸳誓 一剑诛仇侠士心	591
第二十六回	眼底群魔何足道 胸中九鼎一丝轻	619
第二十七回	痴男怨女情难解 伏虎降龙愿未酬	637
第二十八回	义结小王搜密件 但凭双剑斗凶僧	663
第二十九回	闪电绝招寒敌胆 追风快剑破重关	683
第三十回	箕煎豆泣情何忍 凤泊鸾飘各自伤	705
第三十一回	血仇未报须挥剑 心事难言尽付箫	733
第三十二回	去来大内惊昏主 杀劫中原有活棋	767

第十七回 恩怨难分悲侠士 琴箫合拍觅知音

云瑚诧异道：“你怎么看得呆了？”

陈石星把信递过去给她，说道：“你看看吧，这不是很奇怪么？”

云瑚笑道：“嗯，这人的文笔倒是不错，书法更佳。他想和你结交呢。”

陈石星道：“我不是欣赏他的书法，我是奇怪，他怎么知道我要找的是谁？你听过葛南威这个名字么？”

云瑚摇了摇头，说道：“爹爹在生之时，和我说过的一些武林人物，都是成名已久的人物。这姓葛的年纪比咱们大不了多少，爹爹自是不会知道他了。爹爹没有说过，我也不知他的来历。不过从他这封信的语气看来，他却是知道你是什么人，也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的。我猜他所指的人不是一柱擎天雷震岳，就是铁掌金刀单拔群了。莲花峰离此远吗？”

陈石星道：“莲花峰是阳朔境内的名山，就像独秀峰之于桂林一样。阳朔离桂林不到一百里，快马一天就可来回。”

云瑚说道：“照他信上所说，雷大侠和章叔叔可能就是在莲花峰上相会，而不是在桂林相会了。”

陈石星道：“依你看，他这话可以相信吗？”

云瑚沉吟半晌，说道：“这个葛南威乃是咱们昨日在路上碰的，那‘八仙迎客’中最后‘二仙’的那个男子，这是可以确定的了。”

陈石星道：“他的信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是在湘漓分界处听到我弹琴的，他又带着玉箫，当然一定是那个识得我这焦尾琴的少年无疑。”

云瑚说道：“八仙迎客，定有盛会。葛南威既是‘八仙’之一，他约你到莲花峰相见，可知这个盛会定是设在莲花峰上。那么一柱擎天雷大侠和铁掌金刀单拔群偕同赴此盛会，那也是意料中事了。”

陈石星点头道：“你说得有理，咱们碰上的‘八仙’，每一个都是江湖上难得一见的高人，那主人自必更是奢拦人物。也只有能够差得动‘八仙’的人物，才请得到雷大侠和单大侠这样的客人。”

云瑚说道：“说不定雷大侠就是那个主人也未可知。”

陈石星道：“好，那么这个约会我是应该去赴的了。好在阳朔离此不过一天路程，咱们最后一天才去也还不迟。今晚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先去侦查那帮在我旧家的瓦砾场中翻泥动土的是谁。趁着还有两个时辰，咱们小睡一觉，先养好精神吧。”

云瑚回转自己的房间休息。陈石星盘膝而坐，闭目养神。做了一会吐纳功夫，待到三更时分，轻轻一弹墙壁，他们的房间乃是相邻的，云瑚早已换上了夜行衣，一听到声音，便即穿窗而出。两人施展超卓的轻功，神不知鬼不觉地便溜出了那间客店。

不过半个时辰，他们已是来到那片瓦砾场中，周围静悄悄的但闻虫声唧唧。

云瑚说道：“似乎没人来过。”

陈石星道：“咱们本来是守株待兔，那‘野兔’不定今晚就会自己撞来。不过希望虽属渺茫，也还是耐心守他一守吧。”

云瑚说道：“好，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藏。”

好在山上到处是奇岩怪石，就在瓦砾场的不远之处，便有两块形如情人拥抱的石头，中间恰恰有可以让人们容身的空隙。

过了一会，云瑚在他耳边悄声说道：“咦，好像是当真有人来了。”陈石星道：“先别声张，且看来的是什么人吧。”

片刻之后，瓦砾场中出现一个黑影。月色朦胧，看得不很清

楚。但由于是陈石星很熟的人，定睛看了一会，还是认出来了。

他认出这个人以后，不由得惊奇之极！

云瑚悄悄问道：“是谁？”她从陈石星的神色之中，已经知道他认出此人。

陈石星在她耳边轻轻说道：“是一柱擎天雷震岳！”

来的竟是一柱擎天，非但陈石星没有想到，云瑚也是始料之所不及。低声问道：“出不出去会他？”

陈石星道：“别忙。且看他做什么？”

陈石星本来已是不再怀疑一柱擎天的，但想不到来的竟然是他，这霎那间，他不由得又是暗暗生疑了。

“丘迟说过，一柱擎天嗜武如狂，少年时候，也曾想过拜张大侠为师。他是并不知道云大侠已经把刀谱和那几页无名剑法交给我的……”

心念未已，只见雷震岳手里拿着一柄铁铲，果然就在瓦砾场中挖掘起来。

陈石星心道：“好呀，原来一柱擎天果然是个伪君子，真小人。他是不是和尚宝山等人串谋害我爷爷，我还未有确切证据，不过他觊觎刀谱剑法，却是行为可耻了。他既是这样的人，那么害我的爷爷也不为奇。”他还未决定应该怎么做，忽见一柱擎天停下来了。

月色朦胧，隐约可以看见一柱擎天乃是弯下腰来拨弄泥土。

云瑚和陈石星咬着耳朵说道：“那个地方咱们挖过的，他大概是看出咱们已经来了。奇怪，他今晚的行事……”

陈石星冷笑道：“这有什么难猜，当然是来找寻刀谱和剑法的了。”

云瑚说道：“纵然如此，内中恐怕也是别有因由。一柱擎天雷大侠我想是不至于贪图别人的东西的。”

陈石星道：“哦，你还相信他是好人？”不过，他的心里虽然不能同意，却也不愿在此时此地与云瑚有所争辩，以防一柱擎天听见。

云瑚用细如蚊叫的声音说道：“好吧，咱们先莫乱猜，且看他

究竟干啥？”

只见一柱擎天“哼”了一声，伸直腰躯，冷冷说道：“我只怕你们不来！”接着好似侧耳细听什么声音似的。

陈石星吃了一惊，心里想道：“他心目中的‘你们’是指谁呢？难道他已经知道我和云瑚到了桂林，难道他已察觉了我们的声息？”

一柱擎天忽地跑出瓦砾场，陈石星心头一震，只道已经给他发现，慌忙手按剑柄。云瑚却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道：“不可造次！”

一柱擎天身形一闪，躲在一块岩石后面，就在瓦砾场边，距离陈云二人藏身之处不过数丈之遥。

过了片刻，陈石星听得有脚步声跑来，过来的是两个黑衣人，手中也是各自拿着一柄铁铲。

陈石星方始明白，原来一柱擎天是早已听见夜行人的声息了，他说的“你们”，是说的这两个人。陈石星不禁又是诧异，又是惭愧：“这两个人跑得这么近我才发现，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本领，我和一柱擎天相比真是差得太远了！只不知这两个家伙又是何等样人？但看这情形，大概不会是一柱擎天的党羽。”

心念未已，只见那两个人已是踏进瓦砾场中，不约而同地都是“咦”了一声。

“看这情形，好像刚刚有人来过？”一个说道。

“咱们可要小心一些，不知是何缘故，听说各地的高手纷纷来到桂林呢！其中有渭水渔樵，有湘江双侠，有市隐人屠，有黄石道人，甚至有人说一柱擎天也回来了！”另一个人道。

“啊，那不是正邪两派高手，差不多全都来了？”

“就是呀，所以咱们非得特别小心不行。这些正邪两方的高手，不论哪一个人，都比咱们的本领高强得多！”

“但也正因如此，咱们非得赶快把宝物挖出来不行！否则只要有一个知道这个所在，那就糟了。”

这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不大，但陈石星亦已听得清清楚楚。声音似曾相识，陈石星蓦地想了起来，云浩在他家中养伤的最后一晚，在地下的密室中打死了一个闯进来的强盗，云浩就是因此将凝聚起

来的真气全都耗掉以至不治身亡的。在他刚刚断气之后不久，有一帮强盗又来搜查，幸好未曾发现那个密室，就不知怎的似乎是给什么人吓走了。这两个人就是那帮强盗之中的两个。

“怪不得他们知道跑来这里发掘，他们是抱着侥幸之心，希望可以找得到云大侠留下的‘宝物’。不过我也别忙对付他们，且看一柱擎天怎样？”陈石星心想。

那两个人发觉刚刚有人来过，不觉有点害怕起来。正当他们在瓦砾场中喃喃咕咕，不知是赶紧发掘的好，还是暂且离开的好，一柱擎天雷震岳突然跃出，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就到了他们的面前了。

“你，你是谁？”那两个人骤吃一惊，想要动手又不敢动手。

“我是雷震岳。陈琴翁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为什么跑到我的朋友家翻泥动土？快说！”雷震岳喝道。

“啊，原来你老是一柱擎天雷大侠，真是失敬了！我们是黑虎帮的，和毒龙帮也有点交情。”

“我不管你们是毒龙帮还是黑虎帮，也没有工夫和你们拉交情、套关系，快回答我的问话！”

“雷大侠，我可以请问你来这里作甚吗？说不定咱们都是……”其中一个嗫嗫嚅嚅说道。

一柱擎天“哼”了一声，说道：“你们什么东西，也配管起我来啦？现在是我向你们问话，你们赶快回答，你们来这里挖掘什么？你们背后还有些什么人？”

“好，好，我都说给你听。雷大侠，请你耐心听我们禀告。”那两个汉子装作非常恭敬的样子，让一柱擎天放松戒备之心，听他们“禀告”。忽地不约而同地突然举起铁铲，向一柱擎天当头砸下！他们并非不怕一柱擎天，恰恰相反，而是恐怕说出真情，一柱擎天也不会放过他们。倒不如突施偷袭，说不定侥幸成功，杀掉一柱擎天，他们也可以名扬天下了。只听得当的一声，一柱擎天双臂一振，两柄铁铲都飞上了半空！

一柱擎天的掌力不但把两柄铁铲震得飞上了半空，那两个大汉的胸口也同时如受铁锤一击，哇地吐出一口鲜血，呼声惨不忍闻！

陈石星看得不禁暗暗吃惊，“一柱擎天果然名不虚传！就不知他是友是敌？”自忖自己虽然练成了无名剑法，只怕也是未必就能胜得过他。

就在此时，忽地又有一条黑影捷如飞鸟地来到了瓦砾场中，身法之快，比起一柱擎天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两个黑虎帮的汉子如遇救星，连忙向这人跑去，齐声叫道：“章师傅救我！”

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从前御林军中的第二名高手，如今则是龙府总教头的章铁夫！

一柱擎天似乎并不认识他，脚步不停，长臂一伸，仍要抓那两个汉子，喝道：“旁人给我滚开，否则可休怪我不留情面！”

章铁夫纵声笑道：“你想杀人灭口么？”笑声中双掌猛地劈出，四掌相交，发出郁雷也似的声音，震得躲在数十步之外的陈石星都感到耳鼓嗡嗡作响。

看来双方竟是功力悉敌，一柱擎天晃了两晃，章铁夫倒退三步，方能稳住身。

云瑚说道：“大哥，你还在犹疑什么？咱们当然应该出去帮一柱擎天！”

陈石星尚在踌躇未决，低声说道：“一柱擎天不会输给他的，咱们看一看再说吧！”不料就在这一瞬间，当前的形势又是突然一变。

那两个汉子躲到章铁夫背后，正自以为有了护身符，不料章铁夫突然反手一掌，把这两个汉子一齐击毙！临死之前的惨叫吓得云瑚也是不禁为之毛骨悚然！

一柱擎天喝道：“好呀，原来是你想要杀人灭口！你是何人？”

章铁夫笑道：“雷大侠，我是帮你下手。反正这两个人亦已给你的掌力震伤内脏，决计不能活了，何必还要让他们多吃苦头？”

一柱擎天冷冷说道：“阁下好狠的手段，雷某还要领教数招！”

掌风呼呼，砂飞石走。闪电之间，双方已是拼了三掌，最后一次双掌并不相交，章铁夫侧身一让，两股掌力向同一方向扫去，“轰”的一声，把一块石头打得粉碎。

云瑚正想叫陈石星出去，场中却忽然罢手不斗了。章铁夫闪过一边，哈哈大笑起来。

一柱擎天怒道：“你笑什么？”

章铁夫笑道：“久闻一柱擎天刀掌双绝，今日幸会，果然名下无虚。只是你和我拼掌，却是未免有点不聪明了！”

一柱擎天“哼”了一声道：“你以为我斗不过你？”

章铁夫道：“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已经对了四掌，料想你也应该知道我是何人了吧？咱们再比下去，或许是我斗不过你，你要胜我，恐怕少说也得三百招开外吧。再过两天，你还要赴莲花峰之会呢！在那个场合里，说不定还会有人与你为难的。我对你却并无恶意，你何苦为我耗损真力？”

一柱擎天呆了一呆，说道：“阁下的混元一炁功也是我生平仅见，你太客气了，再斗百招或许是我输给你也说不定。当今之世，有如此深厚的混元一炁功的只有一人，敢情阁下就是二十余年之前，与丘迟并称御林军中两大高手的章铁夫么？”

章铁夫笑道：“多谢雷大侠给我脸上贴金，章某愧不敢当。现在咱们可以好好地谈一谈了吧？实不相瞒，二十年前，我已是想结识你了，只恨无缘识荆。”一柱擎天缓缓道：“多承抬举，你想和我说什么？”

云瑚诧道：“怎的雷大侠好像和他越说越客气了？”

陈石星冷笑道：“什么大侠，我看他们乃是一丘之貉！”他自忖双剑合璧，要胜章铁夫虽然能够，已是不易，倘若一柱擎天当真与章铁夫是“一丘之貉”，那只怕双剑合璧也是要败给他们联手了。

云瑚摇了摇头，看来她还是不敢相信一柱擎天竟然和章铁夫是“一丘之貉”，但发生在眼前的事她却无法解释，只好依从陈石星的话，先看下去再说了。只听得章铁夫说道：“你一定怀疑我来这里做什么？”一柱擎天道：“不错，我正是要问你这句话！”章铁夫笑道：“雷大侠，你又来这里做什么？”一柱擎天“哼”了声，说道：“你这是明知故问！”

章铁夫笑道：“如此说来，雷大侠是承认了来此的目的，是和

这两个黑虎帮的目的相同了？”

一柱擎天道：“你也是这个目的吧？”

章铁夫哈哈笑道：“雷大侠，你猜错了。看来你是未曾知道！”

一柱擎天怔了一怔，问道：“知道什么？”

章铁夫道：“张丹枫的剑法早已有了得主，你还在这里发掘，翻遍了每一寸泥土都是没有用的！”

一柱擎天似乎吃了一惊，亢声问道：“得主是谁？”

章铁夫道：“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

一柱擎天道：“二十岁左右的少年。他是不是姓陈？”

章铁夫笑道：“我知道你已经猜着是谁了。但我也是这两天才知道这小子是你老朋友的孙儿的！”

一柱擎天道：“你怎么知道他是得主？”

章铁夫说道：“就在不到十天之前，我刚和他交过手。”

一柱擎天道：“哦，你这次来桂林，为的就是要找这小子吧？”

章铁夫淡淡说道：“那也并非全是为他。”

一柱擎天道：“啊，对了，听说你是在龙大人那儿得意？”

章铁夫哈哈一笑，看来甚是得意，却不回答一柱擎天的问话，半晌说道：“雷大侠，你和我可能不是一条线上的朋友，但有一桩事情，咱们要是能忠诚合作的话，却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你愿意和我谈这宗交易吗？”

一柱擎天道：“请说！”

章铁夫笑道：“桂林三花酒我是闻名已久的了，你请我喝一杯好吗？”

一柱擎天瞿然一省，笑道：“对，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你来到桂林，我也该稍尽地主之谊，就请你和你的朋友到小处喝一杯吧。”

章铁夫哈哈大笑道：“雷大侠，你真聪明，一猜就猜到了这宗交易还有别的朋友也要插手。好，那咱们现在走吧！”

陈石星待到不见他们的影子之后，叹了口气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当真不错。瑚妹，你还说我错疑一柱擎天么？”

云瑚说道：“我还不相信雷大侠当真如此之坏？说不定另有

用意？”

陈石星道：“什么用意？”

云瑚说道：“我也猜想不透。不过从章铁夫的口气之中，却可证明雷大侠并非一早就和龙家有勾结的。他不是说他和雷大侠本来不是一条线的。”

陈石星道：“但他们却要合谋害我！”

云瑚说道：“他们没有如此说呀？”

陈石星道：“他们谈的什么交易，还能是别的么？”

云瑚说道：“虽然我亲耳听见他，和章铁夫的谈话，亲眼看见他和章铁夫一同离开，但我还是不能相信一柱擎天竟肯与章铁夫同流合污，串谋来害咱们。好在反正最多不过三天，事情就可以水落石出。”

陈石星道：“你是指三天之后的莲花峰之会？”

云瑚点了点头，说道：“葛南威说，你在莲花峰上会见到你所要会晤的人，我想十九就是一柱擎天了。说不定单叔叔也在那儿。那时你可以当面问个明白。”

陈石星微喟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云瑚本来是相信一柱擎天的，但她也是不能解释刚才所见所闻之事，陈石星如此疑虑，她的信心也不禁有点动摇了，半晌说道：“那么莲花峰之约，咱们去呢还是不去？”

陈石星道：“去当然是要去的。不过，却也不能不小心提防。葛南威是怎样的人，咱们也还一无所知呢。虽说看来似乎是个侠义道。”

云瑚沉吟半晌，说道：“你是害怕说不定是葛南威也是和一柱擎天串通了的？”

陈石星道：“但愿不是如此。”

云瑚说道：“倘然他们真是合谋，你这一去岂非自投罗网？”

陈石星道：“我正在想个法子要怎样去呢。”

云瑚不敢打断他的思路，走了一会，不知不觉之间，已是踏过花桥，就将回到他们那间客店了。云瑚问道：“想出法子没有？”

陈石星道：“明天早上我和你说。”云瑚嗔道：“你卖什么关子？”陈石星笑道：“不是卖关子，这法子是否可行，要到明天早

上方才知道。”

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那间客店，已是五更时分。云瑚胡乱睡了一觉，醒来之时，已是红日当窗。

梳洗过后，过隔邻敲陈石星的房门，房门却没回答。店主人走来说道：“陈相公一早就出去了，他说待会儿就回来的。你老先用早点吧。”

吃过早餐，云瑚在房间里等了又差不多半个时辰，陈石星方始回来。

“啊，你到哪里去了？”云瑚问道。

“我雇了一条船，待会儿咱们就动身到阳朔去。房饭钱我已经结算清楚了。你收拾行囊吧。”

“马上就去吗？为什么不走陆路？”云瑚不禁有点诧异了。

陈石星笑道：“你听说过‘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这句话么？从桂林到阳朔，溯江而上，那是风景荟萃之区，咱们一叶轻舟，徜徉山水之间，可以从容浏览。倘若骑马从陆路走，那可当真是走马看花了。”

云瑚说道：“想不到你还有这样闲情逸致。”

陈石星笑道：“反正咱们留在桂林，也没有什么事好做。不过，我之所以要从水路去，当然也并非只是为了浏览风景。”

云瑚笑道：“你别以为我糊涂，我也猜想到了。葛南威约你三日之后在莲花峰相会，咱们要是从陆路去，恐怕难逃他们的耳目。你是害怕这个，对吗？”

陈石星笑道：“你很聪明，一猜便着。咱们提早坐船去，他们可能是想不到的。小船可以直达莲花峰下。我已算准了时间，恰好在第三天的晚上到达。咱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上山。”

云瑚道：“咱们的坐骑怎么办？”

陈石星道：“可以留在桂林。”

云瑚说道：“托这间客店的主人照料么？你就敢这样相信他？”

陈石星低声道：“那个舟子是我的少年朋友，小时候我在漓江边常常和他一起玩的。”接着笑道：“他初时觉得我似曾相识，可还不敢相认。后来我唤他的小名，他才大喜如狂。这个朋友是绝对

可以相信的。”

云瑚说道：“你是要把这两匹马寄养在他家中？这是咱们从江南双侠借来的坐骑，万一失了怎办？”

陈石星道：“也只好冒个险。要说万一碰到意外的话，咱们骑马到阳朔去，可能碰上的意外说不定会更多更大。”他这么说，云瑚只好同意了。当下陈石星带领云瑚从客店出来，走到花桥底下，他那舟子朋友，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

那少年舟子看见云瑚这样俊秀人物，更为诧异，不过他却是相当机灵，陈石星又是与他先说好了的，是以也没多问，完全像招待客人一样招待他们。陈石星把两匹坐骑交给他的家人带回去，便即下船。

小舟开行之后，那舟子方始笑道：“陈大哥，一别数年，你阔起来啦，这几年你是在哪里得意？怎的今日方始荣归？”陈石星笑道：“什么得意？什么荣归？这几年我不过是靠着这张琴在江湖上混饭吃罢了。小柱子，说实话，我还羡慕你呢。你有这条小船，不必受人家的气，凭自己本领就有饭吃。在江湖上混，那苦处却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那舟子道：“这话也说得是，我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江里有的是鱼虾，虽然有时辛苦一些，倒也穷得快活。小石子，那年你家遭受火灾，听说你爷爷烧死了，又没见你，不知你生死如何，我心里真是非常难过。好不容易盼到今天，终于把你盼回来了。小石子，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我对你都是和以前一样。你不如回来吧。咱们哥儿俩一同捕鱼，不很好吗？我还想跟你学弹琴呢。”这番话说得十分诚挚，陈石星不觉眼角沁出泪珠。

“我不是回来了吗？将来我是准备重建家园，就像爷爷一样，在七星岩下过这一生的。不但我要回来长住，这位朋友也要在这里住下去的。”

“真的？嗯，你这位朋友高姓大名，我还没有请教呢？”

云瑚捏了一个假名，说道：“对你们贵地的风景，我是早已仰慕的了。我是真的想做桂林人的。不过我恐怕还要回故乡一趟，然后再来。”

舟子笑道：“你先看一看桂林阳朔的风景也好，看过之后，你

更想来了。你是小石子的朋友，我是十分欢迎你来的。”

云瑚道：“陈大哥，原来你的小名叫小石子，我现在才知道。”

舟子笑道：“我和陈大哥小时候都是互相叫对方的的小名的。他的名字是陈石星，我唤他作小石子，我的名字是刘铁柱，他就叫我小柱子。”

说话之间，小舟已是顺流而下，在平如镜面的漓江之上，滑行于波光岚影之间了，叠彩山、还珠洞、伏波山等奇峰异洞，随着船身的移动，缓缓向后退去。不多久已是过了穿山和斗鸡山。穿山矗立江心，有岩洞可容小舟通过，据说是汉朝的大将军马伏波一箭射穿的。斗鸡山形如振翅昂头的公鸡，气象峥嵘。云瑚不禁欢喜赞叹，说道：“我以前读韩愈的诗，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还以为是诗人的夸张，天下哪有这样清丽的山水？如今身立其境，果然是如在画图。”

陈石星道：“写漓江这一带风景的，还两句名诗：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是明初俞安期写的。”

云瑚躺在舱中，仰望山景，笑道：“果然是枕底涛声枕上山。写得真妙。”

舟子忽然笑道：“你们谈的什么诗词歌赋我都不懂，不过喜欢坐船到阳朔去看漓江风景的外地客人可真不少，尤其是这两天。”

陈石星正想向他打听，乘机问道：“这两天有许多外地的游客雇船到阳朔去吗？”

舟子说道：“是呀。前天就有几个北方口音的客要雇我这条船，后来他敢情嫌我这条船太小，改雇了贺老三的那条大船。”

陈石星奇道：“阳朔有什么奢拦人物吗？我的意思是说像一柱擎天雷大侠这样的奢拦人物。”

舟子说道：“不错，我想起来了。阳朔有个富豪，听说家里养有许多武师，他本身也会武功。当然没有雷大侠的名头那么响，但也远近知名。听说他过几天做六十大寿，说不定那些外地客人是从各处赶来给贺寿的。”

陈石星忙道：“那个人是谁？我却不知阳朔有这么一位奢拦人物。”